

**缘起：一只木箱的馈赠**

1956年，班学勇出生在一个贫寒农家。村里有一位老人养蜂，那些金色的小精灵在花间飞舞，让他着迷了很久。他想为父母减轻负担，下学后就往老人家里跑。

“想学养蜂？”老人眯着眼问。

“想。”

“准备个木箱子来。”

那个年代，家家户户一贫如洗，哪里找得到多余的木箱？老人看着他渴望的眼神，心软了：“拿去吧。”就这样，他得到了人生第一箱蜜蜂。

那个冬天特别冷。清晨推开门，他看到蜂箱外落满冻僵的蜜蜂，像撒了一地黑芝麻。他跪在雪地里，一只只捡起来放在手心，试图用体温唤醒它们。可大多数再也飞不起来了。

“蜜蜂怕冷，更怕饿。”多年后，他回忆道，“那个冬天教会我，养蜂不是儿戏，是对生命的珍重。”

**求道：骑行百里的执着**

失败后，班学勇没有放弃。听说河南农业大学有位黄教授是专家，他借来一辆自行车，天不亮就出发了。

“那时候的路不好，坑坑洼洼。”他回忆道，“骑到半路，链条断了，推着车走了十几里才找到修车铺。”两天后，当他满身尘土出现在河南农业大学时，黄教授被这个农村青年的执着打动了。

“蜜蜂是社会性昆虫，一个蜂群就是一个王国。”黄教授的话为他打开了新世界。临别时，黄教授送他几本专业书籍，他如获至宝。从蜂箱构造到蜂王培育，从分蜂技巧到病害防治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。

**王国：精密的蜜蜂社会**

在老班的蜂场里，他展示了她的“臣民”。

打开蜂箱，蜂坯整齐排列。每个蜂巢口都是完美的正六边形，每个内角都是125度。蜂巢开口向上倾斜约5度——这个角度既能防止蜜液流出，又方便蜜蜂进出。

“一个蜂箱就是一个完整的王国。”老班说，“工蜂是劳动者，雄蜂是情种，蜂王是统治者。它们各司其职，秩序井然。”

最神奇的是蜂巢的建造。工蜂腹部分泌蜡鳞，用后足取下，在口中咀嚼软化，再一点点筑

# “蜂王”

## ——记班学勇和他的蜜蜂王国

□记者 刘彦章 邱一帆 实习生 姜锐 文/图

豫西山区一隅的晨雾里，一个身影正在蜂箱间忙碌。他佝偻着腰，动作却轻柔得像在抚摸婴儿。这是班学勇，扶沟县崔桥镇张坞岗村人，今年69岁，养蜂40多个春秋了。

“蜂懂规矩。”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成蜂巢。它们不需要尺子，却能建造出大小完全一致的巢房。

“科学家说这种结构最稳固。”老班不无自豪，“蜜蜂在人类还没学会盖房子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建筑大师了。”

**王朝更替：无情的自然法则**

蜂王的产生，是一场残酷的自然法则。分巢是蜜蜂的自然属性，就像人长大了要分家。但分巢有两种方式：禅让与逼宫。

待到蜂王老迈，行动迟缓，产卵能力下降，就会被嫌弃甚至抛弃。工蜂会特意建造一两个口小腹大的瓮型“王台”——体量是常规蜂巢的四五倍，逼迫蜂王产下大卵。从出生那一刻起，这位“公主”就享受着特殊待遇：终生以蜂王浆为食。

当新王崛起，老蜂王的退场开始倒计时。工蜂开始“站队”。它们不再给老蜂王喂食，甚至围攻撕咬。大多数老蜂王，会明智地选择自行离开，带着几千只忠实的工蜂另立门户。

“蜂王出逃时像一团巨大的滚动的黑球，嗡嗡嘶响，工蜂保护着它们的女王飞向未知——”他描述着，“那场景，真悲壮。”

**婚飞：一生一次的天空之舞**

新蜂王的登基大典，是一场绚烂而激烈的空中舞蹈。

在工蜂的簇拥下，新蜂王在蜂箱内完成登基仪式，从此至高无上。所到之处，群蜂恭敬后退，争抢着向她喂食蜂王浆，为她运出粪便。但她必须履行自己最重要的使命——繁衍后代。

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，她冲出蜂箱，飞向蓝天。

此时，周围所有蜂场中成百上千的雄蜂，已提前两三天出动，在蜂场上空形成一个簸箩大小的雄蜂群，专等蜂王出现。蜂王一头扎进雄蜂群，迅疾从中穿过。雄蜂们追啊追，蜂王在空中翻飞、盘旋、急转，用各种高难度动作，考验着追求者的耐性、体力与毅力。

“这是一场死亡竞赛。”老班仰望天空，“只有最强壮基因最好的雄蜂，才能追上年轻的蜂王并坚持到最后。”

**甜蜜的代价**

工蜂的一生，可歌可泣。

工蜂每天飞行超过十公里，访问上千朵鲜花。花蜜吸进蜜囊，花粉团成小球挂在后腿。负重往往是自身体重的两三倍。

“它们飞一段就要歇歇脚，腹部虽吸满花



“蜂王”班学勇。

蜜，但见到花蜜仍然坚持采撷。翅膀沉重，路上还要防止胡蜂攻击、鸟儿啄食。”老班心疼地说，“长途飞行后，有的刚到巢门就累死了，有的趴在巢门歇半天才能动。飞出1000只，最多飞回800只，很多工蜂不是老死的，而是累死的。”

更让人动容的是酿蜜的过程。工蜂反复吞吐蜂巢中的花粉花蜜，混入酶类，再不停扇动翅膀促进水分蒸发。原本稀薄的花蜜，就这样变成了浓稠的蜜汁儿。

“采一滴蜜，工蜂要经过上百次飞行。”老班说，“每一口蜜，都是蜜蜂用生命换来的。”

**逐花而居**

养蜂人是大地的游牧民族。

为多采花蜜，养蜂人一年要经过多次转场：先南下云南、广东追赶油菜花，再北上赶槐花、枣花、荆条花。中线路过信阳、驻马店，西线经荆州、南阳、三门峡至晋城、延安，东线则从黄冈、商丘去山东方向，再折向东北辽宁、黑龙江。

“最苦的就是转场，装车——卸车——”老班说，“一箱蜂带蜜六七十斤，用担子挑，踩着踏板上下车。几百箱啊！上上下下，能把壮汉累到虚脱。雇人？怕蜇！好不容易找到一个，突然被蜇一下，撂挑子走人。追花采蜜，一个地方停留几天到十天半月，又要赶往下一个花期。”

奇妙的是，蜂王也能通过空气中花粉的浓度，判断流蜜期的到来，在寒冬产卵生产工蜂，为赶上盛花期提供青壮劳力。

“这是亿万年的进化赋予她的智慧。”老班感叹。

**蜂生人生**

40年与蜂为伴，老班悟出许多道理。

“蜂群讲究秩序。”他说，“工蜂任劳任怨，蜂王恪尽职守，雄蜂为爱牺牲。它们各司其事，共同维系着族群的繁荣。”

问他养蜂可曾发财，他摇摇头：“真正的蜂蜜成本太高。每年气候不同，三年两收，已是大幸。工蜂寿命短则一月，长则半年。它们用一生酿造甜蜜，我们绝不会靠造假发财，让良心不安。”

“只有真蜂蜜才会结晶。高山、大河，再远的路，也挡不住蜜蜂飞翔。”老班说。

夕阳西下，那个结实的身影还在蜂箱间忙碌。万千蜜蜂在他身边飞舞，如同忠实的臣民，簇拥着它们的王。

